

话说“青藤书屋”

□合肥 吴玲

青藤是我喜欢的一种植物。“青藤”亦是一个古人的名号，“青藤书屋”是他的故居。此人大名徐渭，字文长，号青藤，天池等。此行转道绍兴，不为别事，正是奔着“青藤书屋”而去的。喜欢这样删繁就简的秋日，一个人漫无目的行走，何况又是拱桥卧波粉垣黛瓦的江南老街。从前官巷走进一条狭长的甬弄，阒静无人，全不似适才人潮涌动的“三味书屋”。不起眼的弄堂尽头，两扇斑驳的乌漆大门向里敞开，一庭清幽的小园悉收眼底。“青藤书屋”到了。

从入口处购得一张五元门票，方细细打量这方小小的庭院，并不见得精致，却透着几分文人气息的古雅。老树倚壁，灌木蓬松，修竹芭蕉疏地点缀在园角，叠石苍苔与青砖老井无意中又泄露出流年的讯息。从芭蕉和疏竹的缝隙间，犹见粉墙上镌刻的“自在岩”，仁字，疑是徐渭手迹。暖阳微醺，光影横斜，青藤书屋似脱俗于尘嚣之外。徐渭七十岁作《青藤书屋八景图记》，如今，青藤八景仅有天池、漱藤阿、自在岩三景守护着古藤和书屋，孕山舫、浑如舟、樱桃馆、柿叶居、酬字堂等早无踪迹。岁月流转，人世沧桑。青藤书屋几度易主，一度荒废，但总算保留住了部分名迹。

书屋的牌匾是五十年后慕名来此履居的大书画家陈洪绶题写的，前室正中挂着徐渭的自画像以及那幅著名的自撰联“几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南腔北调人”，对联虽属自嘲自贬，观之却令人心绪复杂。书屋后室陈列徐渭不少其它画作，诸如葡萄、紫藤、雪竹蕉叶之类，玻璃柜呈放书法、花卉手卷等。倒是尤爱他的那卷狂草，惊涛骇浪般奔突于天地之间，字里行间有一泻千里的气势，不假掩饰的宣泄与呐喊，如颜鲁公《祭侄文稿》，将一腔悲愤

尽泄书中。置身书屋，那些散发陈年墨香的古旧字画仿佛活过来似的，直觉水墨淋漓满室烟岚。

“青藤书屋”原名“榴花书屋”，是父亲徐璠的遗产。徐渭六岁便在此读书，童年的他聪慧超人，过目能诵，连塾师亦惊叹他的过人才华。家塾读书期间，除了学习儒家经典，徐渭还拜师习授琴艺和剑术，幸运的是，又交谊高人逸士，使其文学艺术多方面得以熏陶和滋养，在徐渭的一生中，这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有痛有泪有爱有欢笑的日子。

徐渭自题画像有诗云：“吾年十岁栽青藤，吾今稀年花甲藤。写图写藤寿吾寿，他年吾古不朽藤。”少年徐渭曾在书房南墙下植青藤一株，年年岁岁，伴着书声琅琅，这株生命力坚韧的植物自在舒展，不屈不挠，直至枝干蟠曲，大如虬松，覆盖方池。岁岁年年，观其景，度其神，因深爱其倔强孤傲之品格，徐渭遂将书屋易名“青藤”，又以“青藤”作为自己的别号。四百多年来，承载青藤的书屋成了各路文化大家顶礼膜拜的圣地。

如那株青藤，徐渭的一生注定是孤高超逸和不合时宜的。八次科考不第，七年身陷囹圄，九次自杀未遂。奇特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徐渭超越常人的反叛个性，蔑视权贵，恃才傲物，即使终生布衣寒门，也不向命运低头。叛逆的人格表现在艺术上则是豪荡不羁打破常规，卓尔不群独树一帜。惟其如此，在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学史上，才有我们现今看到的徐渭。

有史料记载，徐渭貌修而肥白，声音朗然如唳鹤，常夜中呼啸，有群鹤回应，亦听过徐文长流传在民间的许多滑稽逸闻，这些恰好印证了在常人的眼中，徐渭就是个狂人、奇人、疯子，他像一个异数，一朵奇葩。他的不拘

礼法，奇崛狂怪，桀骜不驯都注定与世俗相悖谬。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徐渭云：“……人谓渭文士，且操洁，可无死。不知古文士以人幕操洁而死者众矣，乃渭则自死，孰与人死之。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，辄疏纵不为儒缚，一涉义所否，干耻诟，介秽廉，虽断头不可夺。故其死也，亲莫制，友莫解焉。……”满篇狂狷之语，令人瞠目。

青藤书屋造就了诸艺冠绝一时的文坛怪才画坛巨匠，后人尊徐渭为“青藤画派”之祖，谓其开拓了中国古代水墨写意画的先河，“小涂大抹，俱高古也”。他自诩“吾书第一、诗二、文三、画四。”而与徐渭相从甚笃的梅客生说“文长吾老友，病奇于人，人奇于诗，诗奇于字，字奇于文，文奇于画”，清人周亮工却说，徐文长的“花花草草”与《四声猿》一样，皆是最为卓绝的艺术创制。徐渭死后多年，因了当时文坛领袖袁宏道与徐渭穿越时空的“相遇”，他的诗、书、文、画、戏曲名才渐为世人瞩目，继而终于光芒万丈。袁宏道谓徐渭的诗文“一扫近代芜秽之习”“文长空千古，独立一时……”应为明代第一，郑板桥以“青藤门下牛马走”而自豪，齐白石慨叹：恨不生前300年，为之磨墨理纸。石涛、八大、赵之谦、吴昌硕等艺术大师先后来此朝圣青藤拜谒书屋，传为艺坛佳话。

青藤书屋真的很不起眼，两间瓦屋，一方庭院，正是在这间“东倒西歪”屋里，一个伟大的灵魂得以栖息。徐渭以他奇特罕见的一生，创作出了千古流芳的伟大作品。生前不被世俗承认的徐渭，终被历史认可，四百多年过去，那株青藤依旧虬曲盘旋独傲苍穹，徐渭的艺术成就愈加熠熠生辉，就像他诗中所说的那样：他年吾古不朽藤。

方寸之间，成就永恒

——方成的百年人生

□淮北 李令飞

漫 画大师方成近日驾鹤仙去，老先生生于1918年，今年恰好100周岁。小时候家里有本《方成漫画选》，那个年代书很少，翻来覆去地看，常常被其中的人物和故事逗得开怀大笑。

方成是笔名，原名孙顺潮，祖籍广东中山县，村子距孙中山老家翠亨村不远。方成家族在当地算是小康人家，祖父和伯父很早就去美国谋生；父亲孙笑平在北京铁路局文牍课做小职员，方成出生在北京。方成从小在北平读书，193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。入学第二年恰逢抗战爆发，方成向学校请假，在香港舅舅家住了两年。1939年秋，方成回校继续求学，这时武汉大学已搬迁到四川乐山，方成穿越了大半个中国，来到了遥远的大西南。

武汉大学教室和宿舍分布在乐山的各个角落，文学院和图书馆设在文庙，武大是迁校至后方时带出图书最多的大学，学校也颇以此自傲。文学院的同学思想活跃，经常写一些文章贴在文庙的墙上，他们称之为“壁报”，方成有时来文庙图书馆借书，看到墙上贴的这些慷慨激昂的文字，难免眼热，于是也有了办壁报的想法。

方成所在的理工学院在高西门外的露济寺，教室不够用，宿舍也很简陋，四川有泡茶馆的习俗，同学们于是便到茶馆里看书或者聊天，一待就是大半天。台湾著名教授齐邦媛抗战时期也在武汉大学读书，她在《巨流河》中描述了男同学们泡茶馆的情景：“散布在小城的六座男生宿舍，一半是香火不盛的庙宇，一半是简陋搭盖的通铺。它们的名字倒很启人想象，如龙神祠、叮咚街、露济寺、斑竹湾……自修室都不够用，但是旁边都有茶馆，泡一壶茶可以坐上半天，许多人的功课、论文、交友、下棋、打牌、论政都在茶馆。”

就是在齐邦媛笔下惬意的蜀中茶馆里，方成与几个要好的同学计划办一份壁报，壁报取名为《黑白》，每周出一期，壁报社就叫“黑白

社”。同学们有的写诗，有的写文章，有的主持版画，方成负责漫画——这便是方成漫画生涯的源头。

方成原来很少画漫画，只是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时曾试着画过，有一定的基础。这个壁报社只有方成一人画漫画，每周都需要稿件，于是他四处搜寻合适的题材。最先画的是学校里的身边事，乐山气候潮湿，居处简陋，老鼠又多，经常咬坏学生的衣服行李。方成根据这些内容画了一些有趣的鼠画，妙趣横生，让人看了忍俊不禁，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。方成刚到学校时，宿舍里很多臭虫，晚上咬得睡不着觉，于是爬起来捉臭虫，抓住掐死后放在纸袋里，天亮一数，足足60多个。多年以后，方成对当年捉臭虫的事还记忆犹新，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：“想起这件事，画成《一觉醒来》，有漫画艺术特色。”

1942年夏天，方成从武汉大学毕业，经老师介绍到乐山五通桥镇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。研究社是抗战爆发后从天津搬到四川的，属于国内有名的化工研究机构，方成是化学系出身，在这里做事非常对口，和同事们相处也非常融洽。如果这样发展下去，方成很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化学家，但就在这时，一件事情改变了方成一生的道路。方成有个同事的妹妹毕业于川大外语系，据方成回忆，这位小姐有西方风度，演话剧，会画画，懂粤语，冰雪聪明，对方成也很热情。方成深深爱上了她，但表白时却遭到拒绝，方成非常痛苦，于是决定离开乐山去上海。至于方成去上海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上海有许多画报，号称是中国漫画摇篮，他觉得可以画画来养活自己。

1940年代末，方成从上海回乡探亲，以后辗转去了香港。此间，方成与端木蕻良、黄永玉、臧克家、张天翼等左翼文艺家交往密切，在他们影响下，创作了大量讽刺漫画，矛头直指当时的黑暗社会。画如人生，人生如画；方寸之间，成就永恒——方成的百年人生为这句话做了最完美的诠释。

狗尾巴花 温暖的乡愁

□重庆 何龙飞

故 乡的狗尾巴花，在秋天绽放。单就狗尾巴草而言，在故乡随处可见，与其他草一样，除绿化广袤大地、作牛羊草、当毛毛柴外，没什么特别之处，所以，没开花前，是不太引人注意的。可是，到了秋天，狗尾巴草开花了，亦草绿着，有软毛及小果粒无数，像狗的尾巴或麦穗一样随风摇曳，生机勃勃而灵动，不失为别致的风景。这时，年幼的我跟故乡的父老乡亲一样，不得不关注夺人眼球、漫山遍野的狗尾巴花。

先仔细看看狗尾巴花吧。我蹲下身，凑近，近距离观察狗尾巴花。只见其花枝虽细小，却结实，义无反顾地承载着狗尾巴花；软毛从花枝上次第而出，泛着白光；小果粒争先恐后地冒出来，绿绿的，饱满地镶嵌于软毛间。于是，狗尾巴花从直直的渐变为弯弯的，与狗尾巴形状惟妙惟肖，再呈长尾状，便煞是可爱了。

读书后，狗尾巴花激发了我更浓的兴趣。瞧，我走进图书馆或借书来读，读懂了狗尾巴花的前世今生：狗尾巴花，据中国植物志正名为红蓼。为蓼科一年生草本植物。别名荻草、大红蓼、大毛蓼、游龙。因其花的样子很像狗的尾巴，故此得名“狗尾巴花”。民间又叫“麦穗花”，因为和小麦的穗子长得很像，因此北方民间又称为麦穗花。多生长在湖泊、沼泽、河滩或北方农家院前等水资源丰富的地方……通过对“秋波红蓼水，夕照青芜岸”、“红蓼渡头秋正雨，印沙鸥迹自成行”、“老作渔翁犹喜事，数枝红蓼醉清秋”等脍炙人口诗句的诵读，感悟了狗尾巴花蕴藏的植物文化的魅力。联想到儿时玩、摘狗尾巴花的情景，就会感到更有味了，以至于诵读成瘾，乐此不疲；每当在学校内或附近目睹狗尾巴花时，我便知道秋意浓了，重温父母的鼓励后，学习的劲头更大了，慢慢地，成绩有所上升，欣慰就更多了；思念浓烈时，我会在节假日、星期天回家拿生活费、看望父母以及野外的狗尾巴花，待重新与狗尾巴花亲密一番后，心里便会倍感温暖，就像享用到父母之爱一样；秋深了，狗尾巴花由绿变黄再变枯。我学会了多愁善感，吟诵起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等诗句，排解淡淡的忧伤，憧憬来年的喜悦，心境也就平和起来。

故乡的狗尾巴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不仅重复着岁月里的花事，亮丽着故乡的山野，装扮着秋天，更会铭记于我的心灵深处，成为一抹抹温暖的乡愁。